

藏傳佛教是喇嘛教，非佛教



佛子之省思 真假開悟之簡易辨正法

An Easy Way to identify the True or False Enlightenment

平實導師 著
Venerable Pings Xiao



佛子之省思

真假開悟之簡易辨正法（合訂本）

平實導師 著

佛教正覺同修會 印贈

自從正覺同修會開始弘法以來，各大山頭私底下的抵制說法是：

「正覺同修會弘揚的法義很奇怪，他們與各大道場弘傳的都不一樣。」暗示說：正覺同修會的法義有問題。佛陀在《羅云忍辱經》中說：「佛之明法，與俗相背；俗之所珍，道之所賤。清濁異流，明愚異趣；忠信相仇，邪常嫉正。」各大山頭弘揚的法義都是世俗人聽了就懂的人天乘佛法，也是世俗人聽了都喜歡的表相佛法。正覺弘揚的卻是一般學佛人所不懂的如來藏妙義，也是各大法師都無法實證的第八識如來藏心——離見聞覺知而與俗相背；而各大山頭大法師們所傳的離念靈知及放下一切煩惱時的覺知心境界，都是能在六塵中生起喜厭之情而成爲「俗之所珍」的境界，卻是正覺諸實證者所超越而離棄的常見外道意識境界，成爲「道之所賤」。正覺的法道與實證境界與各大山頭都不同，卻完全符合佛陀在經教中的聖言量；但各大山頭弘揚的法義完全不符聖言量，當然會與正覺完全不同。由此緣故，正覺永遠無法避免被他們私底下誹謗與抵制，因爲正覺的法義「與俗相背」而非「俗之所珍」，正是道之所珍而難免「忠信相仇」，在「邪常嫉正」的情況下，不被落入「俗之所珍」的大法師們口頭誹謗爲外道，才真是怪事。

禪宗自從天竺流傳下來時，本來就是實證「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第八識如來藏，傳入中國以後仍然如此、法同一味，都是實證經中所說的「法離見聞覺知」的如來藏，即是經中所說「無覺觀者名爲心性」的第八識如來藏，一向不以離念或有念的靈知心作爲修證之標的。正覺同修會的實證即是第八識如來藏，正是中國禪宗古今實證者之所證；千年前提倡默照禪的有名祖師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同代弘揚看話禪而享有盛譽的大慧宗杲禪師，也都明說禪宗的所悟即是第八識如來藏。如今各大道場異口同聲說：「蕭平實所弘揚的明心是證如來藏，與我們各大道場所證的『離念靈知、放下一切煩惱的覺知心』都不一樣。」這已顯示各大山頭所弘揚的實證內容都是意識，而不是天童宏智正覺與徑山大慧宗杲所悟的如來藏。有智之人由此即可了知各大道場的所悟同樣都落入意識中，與常見外道的落處並無不同，差異之處只是常見外道們不用佛法名相來弘揚，而各大道場都用佛法名相，來弘揚與常見外道們一樣的意識心境界。

佛子之省思

末學自民國八十年起，與大眾共修以來已經七年，從未預期今日之局面。先前只因證實佛說眼見佛性一事，願將個人之所證提供大眾參考，同得眼見佛性。大眾若得見性，吾願已達，便擬引退潛修。不料佛子聞風而來，漸聚漸眾，使我無法罷休，乃至今日有十處道場共修無相念佛法門，實非末學本意。

前年復有幾位同修，因信受月溪「法師」之邪法，以知見不足及喜樂追求定中境界入出之有所得法，定慧不分，不能忍於如來藏之本來無生，退回凡夫境界，轉而執取能見聞覺知之心爲真，棄我所示如來藏猶若敝屣。不能辨別佛性真

覺與七轉識妄覺之分際，不能了知離見聞覺知之如來藏與不離見聞覺知之佛性之分際。猶如凡夫不解心與心所有法之分際，便於同修之間以月溪法師之邪法否定如來藏正法，破壞大乘宗門正法，幾使吾人所傳正法根本發生動搖。末學因情勢所逼，乃說《護法集》，藉摧邪說，而顯正法。

《護法集》出已，復由眾同修齊心合力，分寄諸方寺院精舍道場共三千餘冊，唯有十餘冊因拒收而退回。距今不過半年，月溪之邪法泰半弭平，邀約論辯之大德極少，反蒙教界前輩諸多嘉勉。如今唯餘極少數無智之人仍信月溪，不信佛所說經；然因其數甚少，亦無力反駁我所引述佛說諸經，已不能危害大乘宗門正法之弘傳。

回顧去年，宋○力、○天、○海等事件尙未爆發前，月溪邪法盛極一時，台灣由北至南，有許多大居士、大法師互通聲息，互相串連，共同弘揚月溪之法。今日因《護法集》光明所照，幾已銷聲匿跡，少有敢再公開弘揚月溪之邪法者，乃至避之唯恐不及。則大乘宗門正法之永續流傳，不再如一髮危秋，佛日增輝已可預期。凡此皆我眾同修善根圓滿、信根具足，乃能鼎力護持，使《護法集》得以出版流通所致，則我諸同修護持大乘宗門正法功德無量無邊，必成未來世速成佛道之正因也。末學謹在此恭賀大眾，並虔誠一心隨喜諸位之廣大功德。

返觀佛教界近幾年來之怪象：譬如宋○力、○天、○海、○極門……等事件，在在莫不顯示佛法之被誤解、眾生之被

誤導，大乘宗門正法之根本幾至動搖。凡此皆種因於臨濟宗門正法之懸絕，只餘法脈形式之傳承所致。是故台灣蕞爾一島，於東西南北中，各有大法師大居士雄據一方，自以爲悟而傳授心地法門，乃至有以教授氣功爲生者亦自以爲悟，亦教人明心見性法門。若不及早摧邪顯正，將來台灣可能連道教、一貫道、勘與者、乃至相命卜卦者都會自以爲悟，而接踵效法傳布自以爲是的明心見性法門。

台灣近十年來之所以會有許多自以爲悟之大居士大法師，各據一方而傳互不相同之「明心見性」法門者，早期佛教界老前輩實應負重大責任。蓋因彼等或以見聞覺知心爲真實心、或以無妄想之心爲真實心，或以明覺心爲真實心、或以坐至內外統一虛空粉碎爲開悟、或以坐入未到地定中無見

聞覺知之境界入出法說爲能所雙亡之悟……。凡此皆是誤導眾生以定爲禪，皆非般若、非祖師禪，是故○天等附佛法外道，由打坐修定至無妄想時，便以靈明寂照之心爲眞如，便自以爲悟。又因被月溪誤導，及誤會六祖壇經「一悟即至佛地」之方便說，便自認已成佛，竟敢鑄造銅像，供人膜拜供養；眾生愚痴，奉爲眞佛，令人悲憫。

亦有大法師大居士以聲聞法，教人觀緣起性空，若得現觀緣起空，便以爲證得大乘法之空性，如此謂爲祖師禪、大乘禪。不知猶未證得如來藏空性，設或得悟，亦不過如朗波田、瑪哈西之聲聞禪而已，猶未明大乘禪、祖師禪也。

更有甚者，竟有佛學泰斗之法師，附和外國一神教學

者，隨同批判如來藏思想，暗示「如來藏思想非佛說」遂有某些崇尚聲聞法之法師及居士，盲從附和廣說，研喪佛法大樹之根本，自壞法城，乃愚癡中最。以此可知：我諸同修為護大乘宗門正法之所應為者，尚有許多可供著力之處。乃與諸同修發起成立「社團法人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凝聚力量，共同護持弘揚大乘宗門正法，期能久遠。

末學亦藉此成立大會機緣，表達個人對於諸位同修熱心護法之敬意。憶昔籌備《護法集》出版事宜時，面對月溪邪法弘傳者之龐大潮流，部份同修顧慮：欲以我等微弱之力量獨自與之抗衡，無異以卵擊石。建議末學，三思而後行。末學，三思之後，認為「為護宗門正法，不論可不可行，皆應勉力而為。」乃堅持予以出版流通。所幸我諸同修皆能體認

護持大乘宗門正法之重要性而鼎力支持，復因教界許多前輩之聰明睿智及廣大佛子們之理智探討，以及佛菩薩之威神示現護持，乃使正法得以顯揚，邪法銷聲匿跡。末學在此重申無上之敬意，再次感謝諸位同修出錢出力、感謝教界諸多前輩支持、感謝無數有智佛子之拋棄成見、理智探討。

然近年來亦有良好跡象出現，首先是「現代禪」李元松老師宣佈今年將繼續以往二年多之閉關潛修，不對外接引新進人員，以免道業「根本不立，急切弘法」之弊。此實台灣佛教各道場皆應斟酌參考效法者。

近日復見傳播媒體報導，謂佛光山已開始封山潛修，暫停廣泛接引信眾，足見星雲大師之睿智，令人敬佩。目前教

內一切自認悟得心地法門者，實應以諸了義經自求印證。若未能與拙著《護法集》所引述諸了義經完全相符印證，即非真悟，若因此爲人開示、主持禪七及印證者，則徒眾越多，罪業越大，將來身壞命終，必難逃三塗果報。

近年有某大師持戒精嚴、有大神通而名聞中外。然因開示第一義佛法諸多錯誤（例如：一萬隻螞蟻的真如合起來才能成爲一個人的真如……等），雖然持戒精嚴，有大神通，亦不否定及抵制大乘宗門正法，然身壞命終後仍不免落入鬼神道，何況否定及抵制大乘宗門正法者而不入地獄？諸方老宿新秀，凡爲大眾開示第一義宗門正法及爲人主持禪七、印證開悟者，皆應以彼大師捨報前及捨報後之現象爲鑑，敬慎戒懼，庶免步其後塵，淪落鬼神道。尤其不可抵制大乘宗門正法，以免

身壞命終後下墮地獄。再得人身，已是百劫之後，何其苦痛？

值此南北二大教團以其睿智而封山潛修之際，仍有許多未悟言悟之師落入大妄語業中而不自知，仍繼續以錯誤知見爲人傳授及印證，復陷廣大徒眾於大妄語業中，將來捨報時如何免得地獄業？因此吾人爲眾生計，乃提三點建議：

一、我諸同修應以同修會爲中心，聯合正信之教團，分工合作，努力將第一義佛法之正確知見廣泛傳播，以導正教內普遍存在、似是而非之錯誤知見。則須仰賴諸位同修之發心出力，將《護法集》普遍流通於全台灣、乃至全世界有佛子活動之地區，則佛子們之第一義知見便可漸次導正，不落大妄語業中。

二、弘傳推廣大乘宗門正法之餘，大眾亦應歷緣對境之中努力消除性障，除斷修所斷惑；並應深修二乘共道之禪定、背捨，邁向俱解脫。亦應於破初參頓悟後求重關眼見佛性。眼見佛性後，切勿以悟得如來藏之體用總相爲足，應效法大慧菩薩而入漸悟菩薩位，深入證驗如來藏之體用別相，藉以啓發增益一切種智，則能破牢關而漸斷塵沙惑，未來世中方能速成佛道。此則必須親隨宗教俱通之善知識學習一切種智——成唯識論及諸如來藏系經典。莫因破參頓悟如來藏之總相，便得少爲足而排斥悟後起修；否則即成小根小器，非菩薩種性。

三、正覺同修會既已成立，末學將退居幕後，不任理事長。嗣後本會會務及財務運作，皆依理事長及理事會選派之

人員，依制度公開化、透明化而運作。個人將專心講經說法，並思考弘法之內容與次第。理事長一職應另推舉「有心、有閑、有德、有能」之同修輪流出任、統理本會會務、推廣弘法業務。希望眾同修鼎力護持本會，大眾不存私心，不堅持己見，凡事為本會會務及弘法業務之順利推展與大乘宗門正法久住而設想，期能藉本會之久住世間與會務推展，漸使佛教界弊絕風清，附佛法外道銷聲匿跡、大乘宗門正法綿延不絕。

謹此

祝願

正覺會務業務永續發展正法久住

正見佛子宿業性障皆除早得盡智

菩薩戒子 蕭平寶 再拜重託

一九九七年六月七日講於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成立大會

真假開悟之簡易辨正法

一、請回答下列四個問題：

(一) 您所悟之心是常？或無常？答：

(二) 您所悟之心是有變易？或無變易？答：

(三) 您所悟之心是有作用？或無作用？答：

(四) 您所悟之心是下列諸心中哪一心？1、一念不生寂

而常照之靈知心。2、無思惟之靈知心。3、清清
楚楚明明白白能作主之心。4、無分別之明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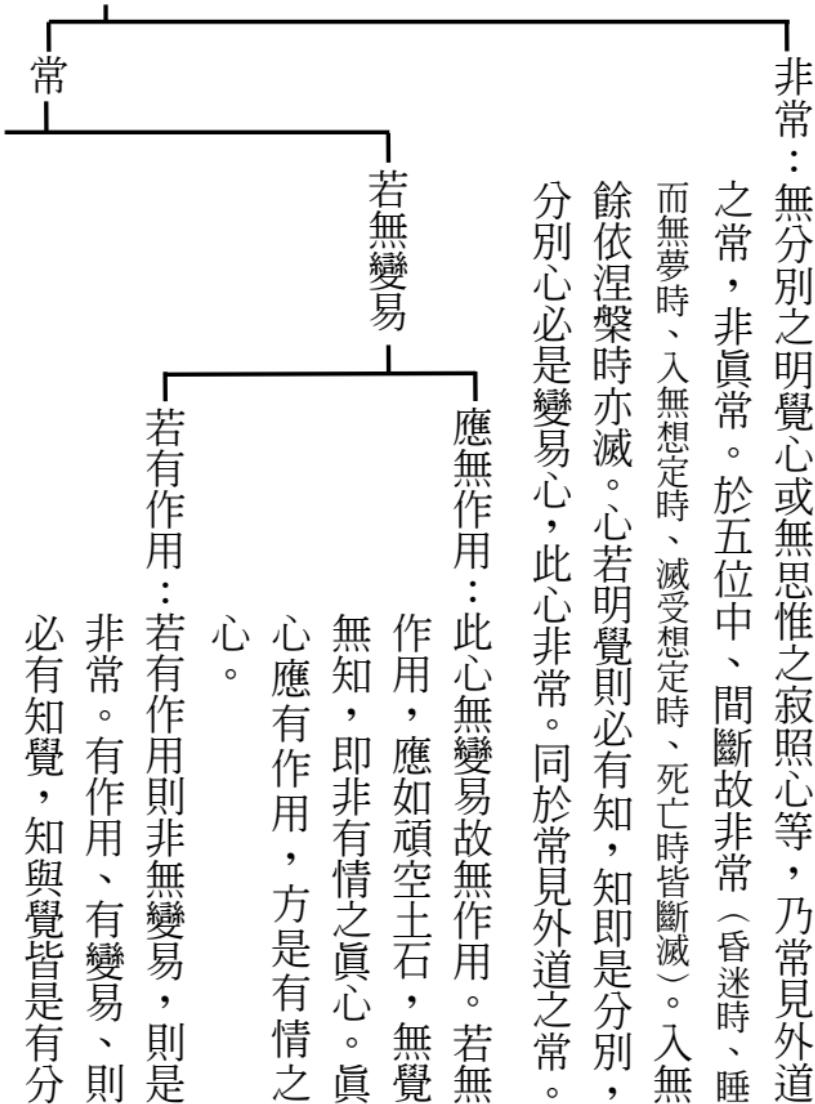
5、專心課誦、專心做事的心。6、遍滿虛空無見
聞覺知的心。7、遍滿虛空而能覺知的心。8、打
坐進入定中能知能見之心。9、打坐入定時不聞外

聲、不見外境之靈知心。10、打坐入定後無見聞覺知之心。11、証得神足通，能離開色身飛來飛去的心。12、神通之心。13、十方唯一虛空，是吾人共有之真心，是常，祂有殊勝之體性及能量，能生吾人之知覺心等變易作用。14、無相念佛之心。15、能看見話的前頭的心。（以上諸心皆常見外道之常，其實非常。）16、沒有如來藏真如，一切皆空，一切法緣起緣滅，無佛無法無僧，亦無解脫。（此乃斷見，依常見之心而有。）

二、辨正：

例一：

所悟之心（例：無分別之明覺心）



別之心，則是非常，非真心也。

若有變易

應有作用：無分別之明覺心若以虛空之能量勝性爲本源者，則虛空應有變易，有變易則是非常，非真心也。

若無作用：無分別之明覺心若無作用，

則非有變易，是常。若常無變易，則一切有情應如肉攤上之段肉或死屍。

例二：

非常：如例一所示，不重述。第四問所說諸心皆常見外道之常，實非常。

若無作用

應無變易：無變易故，應定中無知，則非定中能知之心。若落於虛空，應如頑空土石，無覺無知，非有情真心，悟之何用？

若有變易

：則非無作用，是故能知。知即分別，分別心應是無常，乃生滅之法，以此爲真心者，悟之何用？

常

所悟之心（例：定中能知能見之心）

應有變易：有作用、有變易，故定中能知，則是分別心。故定外吾人能知吃飯說法。既有知，即落變易，則是非常，是生滅法，非真心中道也。

若有作用

若無變易：定中能知之心既無變易，則不應有作用，方是常。無作用則不知，不知則非定中能知之心。若此心常而不變易，則成佛前後相同，不必學佛修道便已是究竟佛，便不須耳而學禪及修道，不須

三、唯如來藏（阿賴耶、菴摩羅識）異熟性故，其體永不壞滅而內容有變易、有作用，故成佛時能變爲眞如，故非常非斷。如來藏於五位中及無餘依涅槃中皆自在，故非無常。不生滅之主體識中、有諸異熟及等流種子流注變易，故非是常，故有作用。唯如來藏非有變易（主體自在、不生滅、不增減故），非無變易（內有異熟果種及修道清淨法種流注變易故）。非有作用（離六塵見聞覺知而於五位中寂照不滅任運隨緣而不動故，醒時亦同故），非無作用（若無作用，一切有情頓成死屍）。故唯如來藏非常非無常，非有變易非無變易，非有作用非無作用，名爲中道實相，餘者皆非。若以一念不生、無思惟時、寂照之靈知心……等，錯認爲如來藏或眞如時，則與外道及民間信仰之常見論者無

異，非佛法也。

且道：汝之如來藏何在？

四、證悟者非以打坐進入某境界爲悟，非以見某形相、見某定境定相爲悟。悟如來藏者乃無境界法、無入出法，乃無所得法，唯是一念相應而證知如來藏本體，智慧因之現起耳。眞悟者以一念相應慧，而隨時隨地皆能體驗如來藏之運作，極爲具體，絕非虛無縹渺之想像。證如來藏者若是有形像法、有境界法、有定境法，皆是因緣假合所成，故有所得；若有所得即是變易，不久必壞，於五位中不能持續不斷，不能自在。有他心通者若無證悟之一念相應慧，亦不知悟者所悟之內涵；有天眼通者若

無重關之一念相應慧，亦不能以其天眼而見佛性。佛性無形無相，然能以父母所生眼而親見，非無定力者以破初參之智慧想像所能見；故禪非禪定，乃般若耳，唯一念相應耳。

《須摩提長者經》：佛云：「……我爾時伸手按地，魔眾眷屬即便破散，我以所知所得所覺之法，當現證驗，應得成道。爾時即集無量功德智慧，以一念相應慧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轉法輪，自得成就，亦復成就一切眾生。」《菩薩藏經》：「爾時佛告舍利弗……以此善根、願一切眾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一切智。如先釋迦牟尼佛坐菩提樹下，住不可思議無垢定，降伏惡魔，所有諸法可知可見可覺。於夜後分、

明星出時，以一念相應慧，行滅苦道，得證醍醐。」
《大寶積經》卷二二一，佛云：「生死無邊際，常住於實際，一念慧相應，生死無疲倦。」

故知禪乃般若，一念相應而得悟。不可將禪定有境界法、有入出法、有所得法，說之爲禪。如來藏無形無相，然真實可證，悟前即與妄心同在，非因悟而從無變有，非因修定除煩惱而將了了常知、明覺寂照之七轉識妄心變爲如來藏。如來藏不落境界中，於六塵中隨緣而應，然不會六塵六入。祂與七轉識妄心和合似一，行相極細故難悟知。

且道：汝本有之如來藏何在？

五、應明五時三教：佛於菩提樹下、吉祥草上成佛後，七日中不動不語時，其莊嚴報身於天法界說華嚴經，此第一時也。七日後以應化身遊行人間，覓憍陳如五人，於鹿野苑說聲聞法，建立僧團，此第二時第一教也。後說大乘般若空，以如來藏空性中道義而說蘊處界等一切法空、遣聲聞教之執著「我空法有」，此第三時第二教也。由此能興論主諍，故說唯識經典：如來藏經、楞伽經、無上依經、同性經、不增不減經、顯識經、大般涅槃經……等如來藏系經典。則聲聞緣覺法與大乘般若空性之爭執化爲烏有，融合圓滿，此第四時第三教——如來藏唯識教也。佛滅前，爲示華嚴法界真實，故說法華，而三教圓滿，此第五時也。阿含中之二乘法乃第二時第一教，然已隱含大乘法教於其中，今人不明，妄以如來

藏非眞，妄以唯識爲假想觀，非悟者也。唯識如來藏經典既是最後說，應是最究竟法。乃竟以先說之方便化城法而非議後說之究竟法，寧有斯理？譬如世間法律，後立之法優於先立之法，母法優於子法。佛法亦如是，後說之法究竟於先說之法，唯識如來藏系經典諸法是母，是根本；除去母法，則餘般若法空及二乘我空等法，皆無所附麗，同於外道斷滅論者。故不應因自身未能證得如來藏，便學一神教學者之思想，否定佛晚期及於諸天所說諸如來藏系唯識經典。若予否定，佛教正法不久即滅，淪爲哲學或日本道元禪學流類。則月光菩薩尙未出世，佛法已先滅盡矣！吾人因此獲罪，爲大爲小？未來無量生中果報慘痛無量無邊，能思之乎？敢思之乎？而如來藏眞實有，吾不引述如來藏系經典，亦能以三十種

理由，不洩露密意而證實有如來藏，未證及錯悟之人所不能知也。

謹以本文上陳諸方知識，伏請鑒察，莫再批判如來藏思想，停止否定大乘經典，中止錯誤之印證，則佛教幸甚！佛子幸甚！

末學蕭平實謹製（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增補）

註：此一小書乃預定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之《真實如來藏》書中之錄，為護大乘宗門正法故，先予印行流通。

《佛教之危機》序

佛教之最大危機，亦即是佛教之永遠危機，即是全面藏密化；全面藏密化之事實，在兩方面顯示無遺：

一者：印順、昭慧、傳道法師：等人，一生努力弘揚西藏密宗黃教之應成派中觀邪見，令佛教原本非斷非常、不生不滅之中觀境界，墮於藏密應成派中觀之無因論中，成爲「斷滅見」本質之外道見，成爲印順個人臆想所得之「八不中道」；而佛光山星雲法師，與慈濟功德會之證嚴法師，一生追隨推廣之；昭慧及傳道法師更以弘誓學院及妙心寺爲根據地，而專門弘傳之，如是破壞佛教正法。

如是偏差之行爲，必定導致佛教之侷限化與世俗化，必

定使得三乘菩提之修證成爲空談。既然不能倡言自己於三乘菩提實有修證，亦無能力於三乘菩提中獲得見道之功德，印順與昭慧、傳道……等人當然必須大聲疾呼：「禪宗追求證悟、追求解脫，即是小乘急證精神之復活。」印順於書中作如是邪說，阻止佛弟子求證三乘菩提。如是言語，亦使人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種邪見：「若是勤求證悟三乘菩提者，即是小乘自了漢。」如是開示之結果，便是削除佛弟子求證三乘菩提之心志。然而世尊之開示，卻是勸諸弟子：人人皆應進求三乘菩提之開悟，而後始能以法度人；人人皆應證悟三乘菩提，然後不急於斷盡思惑煩惱，亦不急求成佛，於菩薩地中廣度有緣眾生；如是名爲「自未得度而度眾生」。

印順卻反佛說，故意澆滅佛弟子證悟三乘菩提之火

種，令人都不進求三乘菩提之見道，誣蔑求證三乘菩提之人爲「小乘急證精神之復活」。然而印順作如是說者，卻是教人永處常見外道見中，教人永作凡夫，而不能以三乘菩提之證悟來利益眾生。佛子四眾之求證三乘菩提心志，由於印順之制止而消失以後，則佛教存在人間，欲令大眾證悟三乘菩提之目的，便隨之漸漸消失；則世尊示現於人間，此一大事因緣之目的，便亦隨之滅失。大眾若皆信受印順邪說之後，則無人相信末法之時可以修證三乘菩提，無人敢進求三乘菩提之見道功德，三乘菩提求證之法門便隨之漸漸消失於人間，佛教便因此而隨之淺化，而必定日漸同化於藏密自續派中觀之常見外道見，佛教之本質便告消失於無形。

到此地步以後，佛教四眾弟子既然不須修證三乘菩提，

則無真正之佛法可學、可修、可證，所以，佛教若欲繼續存在人間，就必須提倡人間佛教；人間佛教之宗旨，當然不須修證三乘菩提，當然不求三乘菩提之見道，當然不以修證三乘菩提爲中心主旨，因此緣故，當然就應以世間法爲主。由此緣故，人間佛教之弘傳者，趨向「學術化、教育化、世俗化」之方向發展，而不以真參實證爲主，就成爲必然之結果。此即是昭慧與傳道二人「外於如來藏而弘傳佛法」，以及星雲與證嚴二人專向世俗法中用心，共同帶領佛光山與慈濟之四眾弟子走向世俗化方向之原因。

由是緣故，昭慧、傳道……等人，專弘印順之斷見本質之藏密應成派中觀見，令佛教走向斷見本質之外道無因論之法義中而弘傳之；所以他們會關心佛教弘傳之歷史表相，會

對表相佛教之歷史有興趣，而不關心實義佛教歷史，乃至曲解實義佛教之歷史，將表相佛教之歷史當作實義佛教之歷史而廣說之，當然更不關心佛教法義之親證與否；所以他們會宣講表相佛教之弘傳歷史，會關心核四等政治事項、流浪狗之權利……等世間事，而在三乘菩提之見道上用心，而在阻止佛弟子見道之上用心，誣蔑為「小乘急證精神之復活」。

亦因如是緣故，佛光山專門推廣人間佛教，專在教育以及種種世俗法上用心；他們以為那些世俗法上之不起貪瞋……等心行之修行，即是佛菩提之修行，以為瞭解般若諸經等文字表相即是佛菩提之正修行，所以他們講禪、講悟、講般若、講菩提時，都落在世俗法上，都不曾與佛菩提之精神相符相契。亦因同一緣故，慈濟功德會專在布施與環境保

護之人間善法上用心，而不肯教導弟子四眾求證三乘菩提之見道功德；證嚴法師也與佛光山一樣，將世俗法善法當作佛菩提，來教化她的弟子們；她所說的佛菩提，完全是世俗法，根本與佛菩提無關；由於她帶頭這樣作，致令佛教不斷的往世俗化的方向發展。印順、昭慧、傳道……等人，以及星雲、證嚴二人，如是種種作爲，即是將佛教藏密化；印順之人間佛教之思想，乃是以藏密黃教應成派中觀之無因論爲其基本思想、爲其中心思想故；而藏密——喇嘛教之修行內涵，完全是世俗法故，只是用佛教與僧寶表相，以及佛法名相、果位名相包裝起來而已。

二者：法鼓山，由聖嚴法師以法鼓山文教基金會之名義，募集台幣百二十億元創建之；近年又成立人文教育基金

會，欲再吸收台幣五十億元，專門從事世間法之人文教育事項。聖嚴法師所設之如是二大財團法人，已成爲台灣最巨大之吸金機。此二基金會之目的，皆在將佛教加以藏密化及世俗化。所以者何？謂聖嚴法師十餘年來，不斷與藏密喇嘛往來，將努力募集所得之金錢，支援邪淫之藏密宗派人士，高推邪淫之藏密——喇嘛教外道爲大修行人，並以付出鉅金爲條件，獲得邪淫之藏密黃教宗喀巴之繼承人達賴喇嘛同意，在紐約作世紀對談，廣爲宣傳，並印製成書而廣流通，以邀信眾繼續大力支持。

然而觀察聖嚴法師所弘傳之「證悟」境界，其實是藏密之自續派中觀所說之「佛地眞如」，其實是常見外道所說之「常不壞心」意識！以離念靈知心爲如來藏，以一念不生之

覺知心爲禪宗開悟明心時所明之實相心；本質乃是常見外道法，墮於意識心境界中，本質乃是藏密自續派中觀所說之「佛地眞如」。

聖嚴法師十餘年來，如是夤緣藏密人士，如是夤緣藏密邪謬法義，是故法鼓山之走向，十餘年來亦是向藏密靠攏，亦是走向藏密化。藏密——喇嘛教化之結果，則是墮於意識心之層次中；既以意識爲其中心思想，則必與印順、星雲、證嚴、惟覺……等人合流，而走向世俗化，是故聖嚴法師意欲再籌五十億元，而作人文教育等世間有爲法之事與業，乃是勢所必然者。如是趨向，如是「進修」之結果，則是使法鼓山之四眾弟子遠離三乘菩提之修證，永遠不可能獲得見道功德，而自以爲已修、已證三乘菩提。聖嚴法師如是取向與

作為，即是使法鼓山四眾弟子，墮入常見外道見中，悉皆同入世間有爲法上用心，悉墮意識心中，而遠離三乘菩提之真修實證。如是作為，即是藏密化，與藏密同墮世間有爲法中。

中台山惟覺法師，雖不常與藏密人士往來，亦不以金錢支援藏密，然其所說所弘之「證悟」法門與內容，則是西藏密教之自續派中觀所說之法，與聖嚴法師所墮完全相同。惟覺墮於藏密之自續派中觀見中，每對大眾公開倡言：「師父說法的一念心即是真如佛性，你們聽法的一念心即是真如佛性，能知之一念心即是真如佛性，只要一念不生，即是真如佛性。」「如果我們一個人在不起心、不動念的時候，不但惡念不起，就連善念也不生，就當下這念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處處作主，當下就是中道。」「不起語言

妄念的知覺性，即是真如佛性。」如是所墮，與藏密自續派中觀所墮者，完全相同。

惟覺法師雖不與藏密人士有所往來，雖不以金錢支持藏密，然而其法完全同於藏密紅白花教之常見惡見；所說之中觀，與藏密之自續派中觀完全相同，故亦屬於藏密化之一類。由如是緣故，惟覺所行、所修者，必與意識心相應；與意識相應故，則必熱衷於拉攏政治人物，熱衷於參與選舉，藉以拉抬聲勢；也必熱衷於蒐集古董，熱衷於建構世界最高大寺院……等世間法之事與業，永遠無法脫離常見見與世俗化之取向；這都是因為他以意識心爲實相心的緣故，而意識心必定與這些世俗法相應的緣故。

如是法鼓山及中台山所墮者，在中國海峽兩岸極為普遍存在，非唯台灣之禪宗道場如是，乃至大陸之許多道場亦復如是，同墮其中；最著名之事例，即是河北省之柏林禪寺淨慧法師，同以常見外道見所言一念不生之意識心，作為禪宗證悟之標的，如是以常見外道見而弘傳禪宗之法，而住持趙州禪師祖庭。

上文二者所舉述之事實，即是全面藏密化之狀況，何以故？謂印順一生倡導人間佛教，將三乘菩提之根本所依：如來藏；加以否定滅除，使世尊所傳之三乘菩提永遠無法修證。如是作為，已使得二乘菩提所證涅槃成為斷滅；亦使得第三轉法輪所說之大乘一切種智諸經，成為唯說虛妄唯識法之戲論，變成不說「真實唯識門」妙義之性空邪法，成為非

究竟佛法；亦使得大乘菩提所證之般若中觀，成爲「性空唯名」之戲論，成爲「一切法空」之斷滅見，而與藏密之應成派中觀邪見完全相符；印順之中心思想即是藏密之應成派中觀見故，除此以外，實無任何正確之中觀見故。而法鼓山、中台山所墮者，則是藏密之自續派中觀見，悉皆不能自外於藏密法道，是故中國地區海峽兩邊佛教之密藏化，已至極爲嚴重之地步，令人不能不正視之。唯除無智而無遠見之愚人，唯除對佛教前途漠不關心之人，才會對於今日佛教全面藏密化之事實，繼續視而不見。

藏密「佛教」之四大派，皆是以外道法而全面取代佛教本有之勝妙法。除了上文所舉諸弊以外，藏密之所有修行法門與知見，完全是邪淫法門與外道見；乃是雙身淫樂之修

法，以追求最大淫樂覺受之第四喜作為主軸，而貫通其生起次第至圓滿次第之始終全部行門，可以說根本就是邪淫的外道，根本違背世尊正法，與佛教之正法完全相反，根本是顛倒見、顛倒修。這樣的西藏密宗喇嘛教，只是身披佛教外衣，住於佛教寺院中，假藉佛教及僧寶名義，以出家身而貪著在家法，以出家身廣受供養而行在家世俗法，乃至比在家更為貪求淫樂之覺受，根本不是佛教，只能稱之為喇嘛教。

彼等藏密上師法王，以外道之法，全面取代佛教之法，而冠以佛法之名相與修證果位，自高自擂，矇騙全球佛教眾弟子，令人以為藏密真是佛教之宗派。余作如是之言，皆是依事實而說、而顯示，絕無一絲一毫之冤枉或誣賴；讀者欲知其詳，請閱拙著《狂密與真密》四輯之舉證，讀已便知。

藏密所有法義之底細，從此可以免受其騙，從此可以遠離藏密之籠罩，漸漸進入真正之佛教正法。

如是，上來所舉，已經證實台灣目前之佛教，已經幾乎完全藏密化了，而大陸地區亦復如是，不能自外於藏密化；歐美人士更以爲：「**西藏密宗就是佛教，佛教就是西藏密宗。**」

可以說全球佛教都已走向藏密化，只剩下南傳佛法之南洋地區尚未被藏密化。佛教藏密化之結果，必定會導致排擠真正佛教正法之存在與弘傳，必定會誣蔑符合佛意之正法爲邪法，大力加以誹謗及打壓。如是現象，今已普遍存在於台灣佛教界中。已經藏密化的佛教團體道場，必定會因所說證道之法異於正法之緣故，而大肆否定正法，以求彼所弘傳之藏密外道法繼續生存與廣弘，是故必定將弘傳正法之人誣指爲

邪魔外道。如是，本質即是邪魔外道之藏密各宗各派，當然不肯承認自己正是外道，當然異口同聲而誣指平實爲外道，法道迥異則必定導致如是作爲故。唯除心中已祛除情執，實事求是之藏密行人，方肯依於法義之真相，而確實辨正之，再作正確之抉擇。

由是緣故，自拙著《狂密與真密》一至四輯出版以後，常有密宗上師對其徒眾狡辯，對於拙著諸書中辨正西藏密宗法義之種種邪謬，不肯依正理而探討之，妄謂余所說爲不正確之說法。率多不肯直接質疑於余，不肯依於佛教之真正法義，而作如理作意之言論；往往自以爲是，曲意狡辯，混淆視聽，期望西藏密宗邪謬法義得以續弘，希望徒眾繼續信受之，希望可以繼續誤導眾生，心中希望「以外道法全面取代

佛法」之圖謀得以實現。

亦有顯教大法師，因拙著揭示佛教三乘菩提之真正法義，揭示解脫道正修與親證之內涵，揭示般若真正證悟之內涵，是故拙著諸書出版之後，造成彼等原先所示現「悟者身分」之表相不能繼續保持，導致信眾對其悟境產生懷疑，信眾人數與錢財供養隨之減少，亦導致彼等在政治上、社會上之影響勢力開始消減，因此緣故而大瞋於平實，故意在網站上以化名而無根誣謗平實，或在私下作種種無根誹謗平實、誹謗正法之言說。

如是種種言說，悉是彼等藏密上師及大法師，對於真正佛法之淺學與無知，以及爲求保住信眾不令流失而造之口

業；是故彼等所作對余誹謗質疑之言語，本皆無關痛癢，不須理會。於平實而言，既不受錢財供養，亦不受異性身分供養，亦不求名聞，亦不曾寄望於眾生——不曾一念欲於眾生身上獲得任何世間利益，故於平實而言：彼等之誹謗與誣蔑等種種言說，實可置之不理。

然而，爲佛教四眾弟子之今時與後世而計：真正之佛學義理，早已湮沒不存，今時佛教界之大師居士等，已經普遍誤解佛法，普墮藏密邪見之中，是故彼等諸人對於佛法所作之言說，每每似是而非，大多誤導佛子。譬如今時四大法師與諸密宗上師，所作種種似是而非之說，大眾多未能辨別，多無力檢擇；若不加以分辨，則真實法義往往被誣枉爲邪魔外道之法，因此便遮障了許多學人，喪失修習了義正法之機。

會；乃至因於彼等諸人之妄說及誹謗，而令眾多佛子隨彼等諸人入於外道法中，成就破壞佛教正法之共業。

由是緣故，多有佛子強烈建議，要求對於四大法師與密宗喇嘛教上師等人，誹謗正覺同修會所弘正法之不實言語，以及惡意中傷正法弘傳者——誹謗大乘勝義僧等行為，應針對彼等在如是事相上之扭曲事實等事，加以辨正，令佛教界所有大眾悉能了知正邪之分際，皆能了知事實之真相，以救被誤導之佛法行人。乃至因此能令彼等原被誤導之行人，進入正法之中而得證悟三乘菩提之一，乃至其三俱證。如是即可漸漸解除佛教現在及未來之危機。

由是緣故，本會遂有《學佛之心態》一書出版，以利學

人；後又因於會內會外佛子之建議，欲求廣益佛教中之一切四眾學人，令大眾皆得了知藏密之邪謬，乃隨之以《狂密與真密—序文：等》小冊第一版，於公元二〇〇二年三月出版。後因藏密上師及大法師之不如理狡辯，以及扭曲事實而說者，皆日漸增多，爲利末法時之學人，乃加以事相上及義理上之辨正，故有改版爲二百餘頁之《狂密與真密—序文：等》小冊第二版，於公元二〇〇二年七月印行流通。

今因《狂密與真密》一至四輯中，限於篇幅而未細說之理，由於藏密諸師於真正佛教法理之少學寡聞故，以及唯事熏習藏密邪法、不曾熏習顯教經典正理之故，不能了知正邪之分際，心中不服而提出不如理之質疑；或如顯教中之部分大法師，曾修證密宗之雙身法，是故平實之《狂密與真密》

一至四輯出版已，頓令彼等少數大法師，頓失與異性徒弟合修雙身法之依據，亦令彼等以往所說「**合修雙身法不犯重戒**」之言，頓成妄語，頓成地獄種性（其實非因平實之舉陳而使他們成爲地獄種性，乃是彼等諸人在與異性弟子等人合修雙身法時，已經自己成就地獄種性。平實只是將事實點出，欲使彼等知過速改罷了，但他們卻不能領受平實之好意），以是緣故，大生惱怒於平實，乃作種種無根誹謗之事。

如斯扭曲事實而作昧於良心之說等事，近來益發嚴重，爲諸學人之法身慧命計，爲解除佛教今時與未來之危機故，應令學人了知其中之事實。而藏密繼續實行古時天竺密宗「**以外道法全面取代佛教正法**」之手段，欲再度實現古天竺密宗「**李代桃僵**」之伎倆，欲和平轉變佛教之本質爲外道法，

已經快要全面成功了，佛教其實已經到了緊急存亡之關頭，如果再不痛定思痛、採取正本清源之作爲，那麼佛教再過二十年以後，便將全面改易內涵爲藏密之法道了，到那時，全球佛教已經同於古印度波羅王朝時的「密宗佛教」了，本質已經不是佛教了，那時再要使佛教回歸真正之三乘菩提法義，恐怕爲時已晚；所以應使大眾皆能知悉：佛教已陷於危急存亡之關頭。亦應令諸學人了知佛法正理，了知佛法與藏密外道法之差別所在，了知真正佛法與四大法師所說外道法之差別所在。

由此緣故，對藏密上師與顯教星雲：等大法師違背事實之狡辯，必須略作答覆而廣流通，健全佛教內部法義，藉以利益廣大學人，乃將第二版小冊加以增補而作說明，篇幅遂

致增達三百餘頁。以小冊而言，第二版之二百餘頁實已嫌厚，若再以四百餘頁之小冊印行第三版而流通之，實爲無義；是故復又改版爲 21×15 公分之一般書籍篇幅，以免過厚之弊，遂有第三版之改版印行。

復因改版後之內容，已側重於答覆大法師及藏密上師之質疑，是故將答覆質疑等文前移，將《狂密與真密序文……等》後移，重作如是編排；並將本書易名爲《佛教之危機》，藉以顯示今時與未來佛教之危機所在，並警覺佛門四眾弟子，正視當代及未來佛教之危機，如是以流通之，如是而利佛門學人。茲以第三版出版在即，應敘其緣由，以令大眾知悉，即以爲序。

菩薩戒佛子 平 實 謹識

公元一〇〇一年十月序於喧囂居

佛教正覺同修會各地共修處：

台北正覺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二七七號九樓（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

電話：(02)2595-7295（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分機號碼：九樓 10、11 十樓 15、16 五樓 18、19 十樓書局 14）

桃園正覺講堂：

桃園市介壽路二八六、二八八號十樓（陽明運動公園對面）

電話：(03)374-9363（請於週六早上共修時聯繫，或與台北聯繫）

新竹正覺講堂：

新竹市南大路二四一號三樓（竹蓮市場附近）

電話：(03)561-9020（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台中正覺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六六六號十三樓之四（國泰世華銀十三樓）

電話：(04)2381-6090（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台南正覺講堂：

臺南市西門路四段十五號四樓（民德國中北側京城銀行四樓）

電話：(06)282-0541（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高雄正覺講堂：

高雄市中正三路四十五號五樓（復興中正路口捷運信義國小站旁）

電話：(07)223-4248（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美國洛杉磯正覺講堂：

17979 E. Arenth Ave, Unit B,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USA.

Tel.:(626) 965-2200 Cell.:(626) 454-0607

正覺同修會網址：<http://www.a202.idv.tw>

正覺同修會所有結緣書內容之閱讀或下載：

成佛之道網站：<http://www.a202.idv.tw>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http://books.enlighten.org.tw>

佛子心傳

真假開悟之簡易辨正法（合訂本）

《免費贈閱》

作 者：平實導師

印 贈 者：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一七七號九樓

電話：○一 25957295 分機 10-21

（請於夜間共修時間聯繫）

傳真：○一 25954493

函 索 處：佛教正覺同修會

親自索閱：本會各共修處

初版十二刷：一〇〇九年 四月 一 萬冊